

“读者大会”亮相 第30届全国书博会

新华社济南电(记者 史竟男 萧海川)15日在山东济南开幕的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举办“读者大会”,通过主题演讲、名家访谈、经典诵读等方式,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展现新时代全民阅读、书香社会建设新气象。

本届“读者大会”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山东省人民政府、济南市人民政府、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主办。聚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阎崇年、叶小纲、罗平汉、欧阳自远、曹文轩、陈洪、铁流、史雷等来自不同领域的名家,围绕“百年伟业”“文化兴邦”“科技强国”“少年启航”等不同话题,与现场观众分享自己的阅读体会、人生感悟。

“读者大会”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指导、中国出版集团倡导发起的全民阅读活动,自2008年在全国书博会首次亮相以来,已连续举办13届,累计向举办地儿童福利院、图书馆、农家书屋、大中小学、社区、部队等单位捐建80余个“读者之家”,捐赠精品图书约30万册。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 将更国际更“出圈”

新华社北京电(张漫子 傅真)记者15日从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获悉,8月14日至21日在京举办的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通过“天坛奖”颁奖、开幕式及红毯仪式、北京展映、北京市场、电影嘉年华、闭幕式暨颁奖典礼等11项活动的举办,塑造不同凡响的国际电影节形象,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使北京国际电影节成为世界认识和了解北京、中外电影合作与中外影人交流的窗口。

值得一提的是,为满足国内外观众的多元化观影需求,本届北影节的展映环节将对全球优秀电影作品进行集中展示。例如,“致敬影人”单元将放映伊夫·蒙当《恐惧的代价》、西蒙·西涅莱《恶魔》等影史巨星的知名作品;“大师回顾”单元将为影迷提供系统性回顾查理·卓别林、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等国际电影大师作品的机会。

印象

黑框眼镜、连帽卫衣、双肩包,尽管已是乐山“80后”画家中的佼佼者,但唐果的身上却没有太多前卫油画家的特质。他做事时严肃、绘画时专注,日常生活却又大大咧咧,更像一位具有校园风的邻家大男孩。

带着这样的少年气,唐果的作品里,总有一份“温情”底色。

2017年,唐果采风写生的油画作品《膏腴之地》入展第十届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作品因意境宏远,风格宁静柔和,乡土气息浓郁,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被中国邮政相中。当年,唐果的18幅油画作品被印制在邮票上,入选中国邮政制作的《纪念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珍藏版纪念邮册》。

如今,在唐果的画室里,一幅工业题材的作品即将成型。与许多创作者善用大胆配色、巧用画面渲染不同,唐果的作品主体并未放在钢筋水泥、仪器仪表上,而是选择了孩童、家和城市变化为对象,用色温柔细腻,表达直击人心。

在唐果看来,他是从乡村走到城市的孩子,他珍惜用双手创造的一切,同时也发自肺腑地喜欢乡村和它的质朴生活气息。未来,他也将沿着乡土题材的创作方向继续走下去,画出不同风格的乡村中国。

唐果

温情为底 画出不一样的乡村中国

■记者 杨心梅

唐果 艺术学硕士,市美术馆创作部主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油画艺委会委员,成都画院特聘画家。

作品先后参加“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四川美术家在行动主题展、四川省“群星璀璨”优秀作品展、第二届四川艺术节(获四川文华奖优秀奖)、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四川省优秀作品展、四川省第八届少数民族艺术节美术作品展、俄罗斯远东艺术交流展、第十届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展、四川省第五届青年美术作品展、四川省首届青年油画展、四川省新人新作展、四川省水彩水粉展(获优秀奖)等。



《萝卜和铜元的故事》草稿



唐果布面油画《改莫大桥》

对话

记者:前不久,您的作品《萝卜和铜元的故事》亮相“红军在四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受到业内好评,能谈谈这幅作品的创作吗?

唐果:去年,我研究生就读的学校四川音乐学院启动“红军在四川——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品展”筹备工作,参展的所有作品要求以红军在四川的战斗和生活为创作主线,以艺术的形式展现中国工农红军当年在四川的革命壮举。

我和魏建翔老师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自我创作水平的机会,所以携手参赛。选择创作主题时,我们一致认为红军在四川除了众所周知的艰苦斗争外,还有一些温情细腻的故事。经过查找资料,我们最终选择1935年红军到泸州古蔺发生的一个小故事作为创作主题,讲述红军在遍寻不到当地百姓踪影时,仍自觉以铜元换萝卜的感人故事。

因为此次美术作品展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所以创作历经近10次的反复修改,最终才定稿。

记者:《萝卜和铜元的故事》与你平时的创作风格不太相同,对你而言有难度吗?

唐果:我作为“80后”的农村孩子,小时候除了上课,家里楼顶自建的画室就是我待得最多的地方。乡村的情感记忆内嵌于我的基因细胞之中,让我对乡村题材的油画风景有所偏爱。但这不代表我的创作局限于乡村,我更希望将自己从乡村生活中感悟到的温情气息放置到各类题材的创作中,就如创作《萝卜和铜元的故事》。其实在这次作品展上,你能看到不少反映战斗画面的作品,它们技艺精巧,画面“惊心动魄”,所以也凸显出我们这幅画的“取巧”。

此次作品展展出的20幅作品,要求长5米、宽2米,画幅远超一般作品,我们经常需要搭着梯子作画。同时,由于画面人物众多,每个人各有形态,为了画好这幅画,我们特意邀请来模特“摆姿势”,先后起草了7份线稿。

记者:您刚刚拿到了研究生毕业证,为什么会选择在忙碌的工作之余继续深造呢?

唐果:艺术首先要打动自己,才能打动别人;打动别人需要情感,同时也需要技巧。

无论何时,我都坚持行走、观察和学习。在行走和观察中,我认识到自己内心的诉求,把自己的创作方向转为乡村题材,利用业余时间几乎走遍了乐山的每一个村镇。在此过程中,我还喜欢跟当地的农民交流,了解庄稼、土地,以及乡村的民风民俗、奇闻趣事。

但越是有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我越是觉得应该学习更多的绘画技艺,所以选择再次入学。虽然有了家庭、有了工作以后,还要兼顾学习是一件很“折腾”的事,但我觉得重返校园不仅是学习的机会,更能开阔眼界。借此机会,我的创作更加如鱼得水,工作开展也有所受益,先后为乐山请回一些有分量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进行学习交流。(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唐果布面油画《静静的村庄之·晌午》

人物谈

长篇小说《北京到马边有多远》连载①

回程遭遇泥石流

林修

阿约和林修回到家里,客人已经入座,阿约拉林修一块儿坐下。一个妇人走到阿约身边,说他应该进洞房陪新娘吃从娘家带来的饭菜,阿约不去。惹草儿站在他面前,问他是不是脑壳被门夹了。

阿约噌的站起来,从洞房里拉出新娘,让她坐在他身边,说:“该变了。”

新娘看看众人,眼没包着。新娘家的人站在新娘背后,开始撸袖子,眼看就要生事。

惹草儿咳嗽一声,那些人才停下。林修用手臂拐了拐阿约。阿约递给新娘一张纸巾,对她说:“这么热的天,你家里带来的东西都馊了,就在这吃。”

新娘把眼泪眨回去,拿起筷子。娘家的人才各自坐下。

惹草儿端坐在上位,他的旁边坐着曲别拉根。桌上的人先敬了曲别拉根才敬惹草儿,倒像没有新郎新娘似的。阿约也只顾着和林修说话,说他想离开黑松林。惹草儿眼睛瞪睁,他也当没看见。

告别时,阿约拉着林修的手说:“别忘了你的承诺。”

林修说:“我一定会给你带来好消息。”

林修与惹草儿握手道别,惹草儿却说:“年轻人,我不是贫困户,你不需要再来看我。”

好在曲别拉根早就对他说过惹草儿的情况,林修笑说:“大叔,讨口水喝可以吧。”

惹草儿说:“水有,草鞋也有。”

曲别拉根说:“忘了告诉你,惹草儿的草鞋打得最好。山里下雨路不好走,穿上惹草儿的草鞋轻松走路。”

林修记忆里是红军穿草鞋过草地,现在还穿草鞋,还真没听过。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脚上的李宁牌运动鞋,草鞋会有这种鞋舒服吗?他没有说出来。

回程的路上,曲别拉根对林修说:“惹草儿那老家伙,头脑还是精明得很。你知道他为什么那么硬气地说他不是贫困户吗?他闲不着,地头做不完的活路,林子里猎野味,晚上还打草鞋卖,吃穿还是不愁的。就有点不好,他

这人守旧,不想改变。他知道我是故意带你去的。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你?”

“我很敬佩他的,你看他屋前屋后地里长出好多好东西。”

“你在动摇他的权威。”

“我没做什么呀。”

“一个听话的孩子,忽然开始反了,还振振有词说该变了,不是你吗?”

“阿约呀,他心里早就有变的种子了。”

“彝族婚礼习俗,新娘嫁到新郎家,第一天只能在新房时吃从娘家带来的食物,新郎要陪着吃。你别看只是阿约把新娘从新房里牵出来,这一步可大呢。”

“这个习俗到处都坚持了吗,汉族也有很多习俗,但是坚持下来的并不多。”

“彝族坚持的也不是太多,但惹草儿家坚持着。”

“我接下来的任务倒是要改变惹草儿了。”

“会很困难的。不过,只要不让惹草儿离开黑松林,还是可以谈的。”

“没说离开黑松林呀。”

“等着看吧。”

“唉呀曲别大叔,这次和你一起出来,我才觉得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交谈,现在你又要拉距离感了,是不?”

曲别拉根说:“过去的和要来的,山神都写着呢。”

“我倒想知道,有什么要来,我可以走近。”

“山神说不可泄露。”

曲别拉根暗笑,其实是地上那些小生灵告诉他的,他不想告诉林修,就让这小子崇拜吧。他说:“雷追来了。”雷声的确是越来越响,乌云好像追赶着他们跑,等他们跑到较宽的山路上,黑云罩在头顶,树在风里摇晃着弄出更大的动静。雨从天上泼下来,有一阵曲别拉根和林修都只能站着,眼睛无法睁开。曲别拉根大声说:“要出事。”

林修听到一种低沉却巨大的声音,如野兽的哀鸣,山在动。

“快跑,快跑。”林修大声喊。惊得曲别拉根丢了伞,回过头看,山体滑坡,泥石流就在曲别拉根脚后面。曲别拉根还有心向山念经,林修着急地拉他一把。曲别拉根指着山下的房子,说:“泥石流会冲垮下面的房子。”林修抹了一把雨水,像回过神似的,往山下冲,“阿鲁……阿鲁……”林修边冲边喊,大雨把他的声音淹没了。道路是一条旋转的盘山道,林修记得阿鲁的家就在泥石流的下方,如果发生大面积泥石流,阿鲁的家必遭危险。林修脱离了道路,冲向林地,跑到阿鲁家。阿鲁还带着耳机在听歌,看到林修的样子,还笑说:“没见过雨啊。”

林修说房子后面的山发生了泥石流,“快,带上你爷爷奶奶转移到安全的地带。”阿鲁才着了急,要搬东西,被林修劝着了,说人要紧。刚刚把人转移出来,泥石流就到了屋后,幸运的是泥石流没有继续向前,只冲垮了一间堆柴禾的棚子。房子暂时安全,林修让阿鲁暂时不回家,然后给金雨生和李克打电话,电话打不通,林修万分着急。曲别拉根安慰他说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的。

阿鲁推出摩托车,说他去找。林修要和他一起去。曲别拉根说:“雪鹤村这么大,你去找。再说这段时间雨多,山体都驾不着想活动,还骑车,走路都难呢。”

“那我就走,顺便了解村里灾害情况。”

“我陪你。”阿鲁说。

曲别拉根为他们念了经,说他会照着阿鲁爷爷奶奶。

(未完待续)